

開卷語

● 鞭鼓生

目錄

。識依不智依、四 。語依不義依、三 。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、二 。人依不法依，一 ；法依四



- 三四五 修行人的臉
- 三四六 鷹哨響起
- 三四七 心靈的雕塑師
- 三四八 造業與轉業
- 三四九 臨終一關
- 三五〇 法輪
- 三五〇 世紀大悲劇
- 三五二 純善人
- 三五三 春者·蠢也
- 三五四 退轉容易發心難
- 三五五 榕樹下的老嫗
- 三五六 三業行慈
- 三五七 文明病
- 三五八 魯連風骨
- 三五九 雨漏破屋
- 三六〇 開悟
- 三六一 瓶花
- 三六二 熱忙
- 三六三 白雲悠悠
- 三六四 諫臣爭友
- 流水湯湯

臉的人行修

修行人的臉，該是怎麼樣的呢？偈云「臉上無瞋是供養」，「口中無瞋出妙香」。那臉上的表情，言語的內容，全都是內裏心意的表現，我們在舒顏開口的時候，就已經在為自己畫上文飾，因此有修沒修智者一望便知。

菩薩與夜叉的故事，令人聞之心驚肉跳。它的大意是：古印度時，人們很崇敬文殊菩薩，想塑造菩薩的聖像，好做禮拜供養。但是菩薩的容貌如何呢？於是便找來一位全國長相最莊嚴的青年來作像模，塑成後果然相好莊嚴，人人望而心生法喜。幾年過去了，人們又想塑造夜叉的形象，於是便向監獄中，尋找一位形貌最醜陋的罪犯來塑像。完工後，例有賞金，而這犯人卻痛哭流涕地不敢領賞。探問之下，才知原來這位犯人，竟是以前那位被選來當作菩薩像模，全國最莊嚴的青年。只因賞金得來容易，鎮日吃喝玩樂，不務正業，等到財物花用完畢，揮霍的習慣卻已養成，忍不住慾望的牽引，竟然進行偷竊，因而失風被捕，現在獄中受刑。而他的形貌，也由最莊嚴俊美變而為最醜陋醜陋了。

「相由心生」，正是這個道理。每天每一個剎那，我們都在描繪自己的形貌，心中充滿慈悲、寬大，言語平和、誠懇，動作謹慎、和諧，菩薩的相貌就一筆一筆地勾勒成形。反之，每天嘴角緊繃，肌肉僵硬，稍不如意就生氣、罵人，眼露兇光，行為驕矜無禮。夜叉的形貌，也就點點滴滴地雕塑而成。

古德言：「一切眾生，無邊的生死，但依一念而繫之也。」也說：「舜蹠之分，只在一念之轉移。」在這緊張、忙碌、充滿壓力的時代，每個人都在接受莫大的考驗，修行人更是不能倖免。那就讓我們從揚眉瞬目，從開口言動，從行為舉止，把自己形塑成香光莊嚴的菩薩吧！（註：蹠乃古之大盜）

起響哨鷹

古時候，電訊尚未發明，飛鴿傳書，成了與遠地互通音訊的最佳方式。尤其在戰時，前線與後勤更是少不了信鴿的傳遞。然而鴿在空中也是有煞星的，就是鷓鷹或驚鷹。據養鴿人說，別說驚鷹出現，只要鷹哨響起，眾鳥就紛紛驚慌栽下。小白鴿是溫和的馴鳥，大老鷹則是凶暴的猛禽。詩情畫意的飛鴿傳書，和迅雷不及掩耳的飛鷹利爪，是多麼地不協調，而這就是無常又無情的娑婆世間啊！

絕大部分走入佛門的修行人，就像飛鴿一樣，單純、善良，只要奉獻，與世無爭。偏偏世間，充滿了紛擾與陷阱，稍不留神，就頭破血流，遍體鱗傷。因此退了道心，或不敢發心的，大有人在。難怪雪公說：「娑婆世間就是一團漆黑，崎嶇不平的荒野，毒蛇猛虎，左右盤旋，羅刹夜叉，前後跳躍。」還說：「一般眾生，迷惑顛倒，如醉如狂，舉心動念，無不是貪瞋癡，抬手動身，離不開殺盜淫妄。」整個大環境是淒風苦雨，崎嶇荒蔓，蛇虎出沒，鷓鷹環伺。人與人之間則是，忌妒磨擦，爾虞我詐。善良的修行人，認清不了環境，將如何護自己的法呢？

當鷹哨響起時，溫馴的鴿，還當張開智慧的翅膀，認清方向，勿驚莫慌，屏息定慮，持續翱翔。而修行人身處五濁，總要經過一番錘鍊，改凡夫業，去凡夫心，咬緊牙根，精進不退。再說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」若無世間的澆漓險惡，世人的迷惑顛倒，修行人要從哪裡覺悟起呢？佛陀度眾生，也是要上世間來。至於成佛、成羅漢等，也都是在世間成就。所以當鷹哨響起時，善良的修行人所能秉的，就是智慧，就是毅力，就是看破兇險假象的一顆大無畏的心！

師 塑 雕 的 靈 心

雕塑身材的廣告，從平面媒體到影音媒體，炙手可熱，隨處可見。原來人的外表，是可以經過整形、按摩、運動而重新雕塑的。而內心呢？

藝術家說，他們是心靈的雕塑師。藝術家用音樂、美術、文學、書法等藝術來提昇人類的性靈。雪公老師在世時，除了講經說法外，也在臺中蓮社講授唐詩，老人家說，詩教可以使人溫柔敦厚，也可以啓發靈性。同時也在蓮社提倡樂教，老人家說，樂教可以使人心地中正平和。原來心地功夫是可以透過音符、文字、圖像等教化來雕塑的。

常在路上看到許多自我放逐的流浪漢，他們不論男女，一概衣衫襤褸，污穢不堪，三餐不繼，隨處臥躺。他們或許人生失意，無力自拔。或許感情受挫，精神恍惚。總之，流浪漢無法正常作息，融不入社會的價值軌道。反觀我等眾生，經上云：「此法身過於恆沙無邊煩惱所纏，從無始世來，隨順世間，波浪漂流，往來生死，名爲眾生。」看到無法自我整飾的流浪漢，我們會掩鼻走避。想想自己是多生多劫浪跡生死，迷本自心，縱貪瞋癡，染穢三業的頑冥凡夫，那又差到哪裡呢？

說到心靈雕塑師，佛陀是最高明的心靈雕塑師，佛弟子要有一股奮起的力量，讓那數生累劫一層又一層的污垢，用法水來滌蕩剝除。流浪漢當久了，會習慣無拘無束的生活模式。修行人改惡習的歷程，就好比吸毒的人，到勒戒所戒毒一般，痛苦是難以言喻的。祖師說，要像打鐵一樣，燒燒捶捶，去了些渣，就去了些習氣，慢慢磨練，勉強受持，時久自然邪不勝正。

唉！不論雕塑師的功力有多神勇，世人要雕塑成何等模樣，還在當事人自己。世間的種種塑身，我們不深入。佛菩薩則是大慈大悲，不捨一人地耕耘眾生的心田。只怕我們自己不慈悲自己，沒有動力邁向香光莊嚴。

業轉與業造

徹悟大師說：「心能造業，心能轉業。業由心造，業隨心轉。心不能轉業，即爲業縛。業不隨心轉，即能縛心。心何以能轉業？心與道合，心與佛合，即能轉業。業何以能縛心？心依常分，任運作受，即爲業縛。」

且讓我們靜下心來，仔細思維「心」與「業」的關係。每天我們都在起心動念，身口意都在造業，而業有善業、惡業、無記業（不善也不惡），我們要造業，要轉業，就都在那一念之間。

沙彌救蟻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。故事說：有一位羅漢師父，門下有位小沙彌。師父有神通，預知小沙彌將在七日後命終，於是讓小沙彌回家拜見親人。歸途中，小沙彌看見有一螞蟻穴，將被大水所淹，於是脫衣包沙土，堵了一道堰，救了千千萬隻的螞蟻。七天後，小沙彌又回到師父身邊，羅漢師父深感不解，詳問七日經過，小沙彌陳述救蟻之事。師父感慨說：「可以延壽命的最大原由，就是那救蟻的一念慈心啊！」

想想小沙彌也可以無動於衷，依著常分，任由大水漂走螞蟻，這就是心不能轉業，七日後，將業現壽終。可小沙彌卻動了那一念慈悲心，無所冀求地救蟻，他既不知自己行將命終，也不知救蟻會延年益壽，如是「無漏善」功德更大，正合「心與道合，心與佛合，就能轉業。」佛家有「重業輕受」，也是這個道理啊！當然「輕業重受」，就是指愚癡之人，因爲執著癡迷而增其業力，那將使現世輕業於地獄重受。

蓮池大師發願文言：「我等眾生，曠劫至今，迷本淨心，縱貪瞋痴，染穢三業，無量無邊，所作罪過，無量無邊，所集諸業，願悉消滅。」學佛的我，宿生累劫，所造無量無邊的惡業，消滅已自不易，更何忍在現世上增長業累！徹悟大師說：「所幸發心與否？其機在我，造業轉業，不由別人。」只要肯發心，業的縛與不縛，倒有個商量。

關一終臨

最近探望好幾位生病的老蓮友，有老病臥床的，有惡疾突發的，也有久病厭世的。看到他們在床第間痛苦地呻吟，無助地輾轉，無奈地哭喊著想往生的困境，心中不覺地也跟著七上八下。唉！身居娑婆世界，必然是要受眾苦的逼惱，而老病死苦，更是眾苦之首。縱令你權高位重，富可敵國，孫賢子孝，依然免不了它的纏縛。

我們常念著：「願我臨欲命終，預知時至，身無一切病苦厄難，心無一切貪戀迷惑。諸根悅豫，正念分明。捨報安詳，加入禪定。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，諸聖賢眾，放光接引，垂手提攜。」能如此，何等自在吉祥！學佛最大的利益，不就是現世保平安，臨命終蒙佛接引往生嗎？

然而並不是每個修行人都能安詳捨報往生的。當業報現前，痛苦臨身時，是功力的淺深正臨大考驗。我們怎能像世俗人一樣無助地哭喊、昏沉沮喪地任憑業力摧殘呢？我們培養多時的信願力量，此時正要生機勃勃地充塞於胸臆間，不可須臾離也。同時也要奮力審視一下自己執著些什麼？是「愛鎖情枷」？或是「名韁利索」？還是「邪見疑根」？祖師大德一再叮嚀：「臨終一關，非同小可，萬勿掉以輕心，唯當勇猛精進，如救頭燃，養於平日，方能用之於平時。」啊！有所攀緣執著，即是妄心用事，雙手齊放，頓無所攀，這正是離妄即真。

《無常經》也云：「假使妙高山，劫盡皆散壞，大海深無底，亦復有枯竭，大地及日月，時至皆歸盡，未曾有一事，不被無常吞。」連山河大地，都在無常的漩渦中流轉，吾等生死凡夫，哪能倖免？修行人窮盡一生的力量，不正是要突圍臨終這一關卡嗎？看到老蓮友無力招架，被來勢洶洶的病痛所折磨，實知「臨終一關」，誠非「一生念佛」而未「一心念佛」所能超脫的。

輪法

佛陀的教法，謂之法輪。法是破迷啓悟的方法，因為修行的關鍵，全在個人心地上迷悟之轉。而法好比車輪一樣，佛菩薩將它推入眾生的心中，摧碾眾生心頭亂七八糟的煩惱與妄想。眾生自性本覺，只因煩妄遮障，迷了本心，現在因佛教法而去凡情，改毛病，進而淨三業，復本性，才叫做真正的解脫。

古德有云：「修行無別修，只要識路頭。路頭若識得，生死一起休。」又云：「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。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好去靈山塔下修。」詩偈是這麼淺顯順口，所指的卻是最關鍵處。常聽到很多人說，在求道修行的過程中，走了很多冤枉路，浪費了很多光陰。這是因為不識得路頭，或不在重點上用功。如果經常涵詠這兩首詩偈，也許可以讓自己凝神猛省。

話說回來，修行要在自己心頭的靈山塔下修，字裡行間感覺非常灑脫自然，但是真要落實，卻須要莫大的覺悟與毅力。我們都知道，魚會吞餌上勾，蠶會作繭自縛，蛆會逐糞而肥，蛾會撲火自焚，人會掉入慾望的淵藪，難以自拔。眾生輪迴在無邊的生死海上，可說是「漫天漫地霧茫茫」，就像魚蠶蛆蛾一樣，明明白白死路一條，卻生生世世，急急忙忙苦追求。想想自己就像逐糞的蛆，奮不顧身地往糞堆裡鑽，何等地委屈悲涼！而要從糞堆裡抽身，卻要莫大的智慧與勇氣啊！

校園歌曲有云：「每個人心裡有一畝，一畝田，用它來種什麼？用它來種什麼？種桃種李種春風。……」我們心裡的這畝田，先別說栽種什麼？先看它需不需要整理整理。古德說：「貪名貪利，同趨鬼類，逐愛逐憎，同入火坑。」這餓鬼火坑種，多生多劫來，不知栽了多少！現在，就讓法輪先徹徹底底在心田上，來回碾轉一番吧！碾去煩惱塵垢，碾去妄想執著。那麼，從本以來的清淨種子，自然在靈山心頭上欣欣向榮。印祖也說：「佛由心作，獄由心造，心之力用，最為勝妙！既能做佛，何可造獄？」

世紀大悲劇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，因印尼北部發生規模九點零的大地震而產生的南亞大海嘯，據統計至今已奪走十五萬條以上的人命。南亞各國災情之慘重，震驚全世界。聯合國與世界各國，已集結發動史上最大的人道救援，足以展現人類的手足之情。

真是令人毛骨聳然的世紀大悲劇啊！渡假天堂瞬間變成人間煉獄。湛藍的海水，霎時化成噬人的妖魔，大海嘯排山倒海地肆虐了印度洋周邊十一個國家，所到之處，無不橫屍遍野，泥濘狼籍。最悲慘的是死亡人數中，幾乎有二分之一是脆弱的孩童。南亞各國至今仍陸續發掘災情，死傷及失蹤人數也不斷地攀高，因海嘯而無家可歸的災民，更達百萬人以上，其中大半是孤寡婦孺。倖存者在家破人亡的傷痛下，只能「無語問蒼天」。

印祖云：「人生世間，具足八苦。縱生天上，難免五衰。唯西方極樂世界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。經云：『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眾苦充滿，甚可怖畏。人命無常，速如電光。大限到來，各不相顧。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。』於此猶不惺悟，力修淨業，則與木石無情，同一生長於天地之間矣。有血性漢子，豈肯生作走肉行屍，死與草木同腐。高推聖境，自處凡愚。遇大警策而不憤發，聞聖賢佛祖之道而不肯行。是天負人耶！抑人負天耶！」

面對大自然地、水、火、風的威力，人類何其渺小！近幾年，從臺灣九二一大地震，從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，從二零零三年SARS的傳染病，從美伊戰爭，從俄羅斯的校園綁架案，從西班牙火車爆炸案，這一樁樁驚悚的天災人禍，活生生地就攤在眼前。緊接著這次世紀大海嘯，小小的臺灣雖然逃過一劫，但是基於九二一經驗，這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」的無常劫難，我們能不感同身受嗎？啊！面對這世紀大災難，除了深深回向南亞罹難眾生，並伸出人溺已溺救援之手外，倖存的這條小命，不能再因循怠惰了，趁著警訊的顯示，猛然惺悟，「遇大警策而憤發，聞聖賢佛祖之道而力行。」莫道是天負人，正該謹防人負天哪！

人善純

憨山大師說：「十一（善）法者，信、精進、慚、愧、不貪、不瞋、不癡、輕安、不放逸、行捨、不害，此十一法全具，爲純善人。但少一法，即爲缺德。汝等但能依教持此善法，各各究明，時時觀察提撕，於何法上有未純熟，更加切磋之功，務要全美而後已，如此用心，是爲真實善人。」

活在世間，我們要把自己雕塑成怎樣的人？祖師說，「十一法全具，爲純善人。但少一法，即爲缺德。」學了佛，總想自己應該稱得上是善人吧！然而以教法來審視，卻難免是一位缺德之人。好錯愕啊！原來自己活在懵懵懂懂中，終日自以爲是吃素學佛的大善人。

百法五十一心所有法中的十一善法，清清楚楚地告訴修行人，修行的路要往哪裡走，要怎麼走，要以什麼樣的標準，來莊嚴身心，並衡量善的尺度。純善的人，信諸法的實體與三寶的淨德，對世間出世間的善根，深住信樂，使心澄淨。純善的人，於身與心都精進。並以慚、愧來自我反省。純善的人不貪，就是不染著於五欲之境。也不瞋，就是不使身心熱惱，而起諸惡業。也不癡，就是心性不會闇昧，迷於事理。因爲愚癡爲父，貪愛爲母，會生出一切煩惱惡業。純善的人，遠離煩惱壓力，身心調暢安穩，斷惡修善，閑邪存誠，絕不放逸。並且讓身心捨離執著差別，而住於平等正直的境界，自自然然地安住在道上。純善的人不害，也就是不會做出損害眾生的事情。

祖師說：「衣食住，亦修道人所不能少。食得充飢，衣取禦寒遮羞，住屋能避風雨即成。否則只講究衣食住，即無講究修行功夫。」十一善法，講究的正是修行功夫。吾等修行人，務要實實落落，耐心行去，不可自欺欺人。所謂心地功夫，豈不就是這般點滴切磋琢磨觀照而成的？

春 者 · 蠢 也

經過數月的苦寒，節氣到了清明，春天的腳步才真正近了。古人以「春露秋霜」來形容後人因感時而致祭先人的恩澤。《禮記》〈祭義〉：「霜露既降，君子履之，必有悽愴之心，非其寒之謂。春，雨露既濡，君子履之，必有悚惕之心，如將見之。」

春，為萬物始生之時，寒氣自春轉溫，諸蟲久蟄得蘇，鳥飛蠕動，咸自春發，草木也蔓生競長。樹梢抽出了新綠，大地也一片鮮嫩，陌上更是百花飄香。任何植物，要移植，要換土的，也都趕在這時節行動。因為「春」是生長的季節。錯過了節氣，生長的機率將大大降低，大地就是這麼奇妙！

反觀我們修行人的心，是不是也應該乘著春天的翅膀，努力振奮一番。春者，蠢也。也就是說在春天的時候，大地萬物蠢然而生。想想修行人心中的念頭，一一蠢然而生，那是何等景況啊？

春天的大地，生生不息，百花與雜草齊放。如果修行人，正念與妄念，善根與惡根都蠢蠢欲動的話，就要像園丁修剪枝柯，去蕪存菁，厚培根柢，換土施肥一樣。藉著陽氣之德，努力耕耘淨法，長養良田，拔除攀蔓於心中的惡習，勤行精進。

語云：「青青翠竹，盡是法身。鬱鬱黃華，無非般若。」雪公詩也云：「花開與木落，天地自春秋。」世間四時的更替運轉，乃至飛花與落葉，都可以啟悟有心人的道心。而佛法大無不包，細無不舉，世出世間，無一法不在範圍之中。讓我們藉著蠢然而生的春氣，給自己的修功，作增上緣吧！

退轉容易發心難

語云：「破壞容易建設難，退轉容易發心難。」說到「破壞容易建設難」，世間任何事情，在開創之初，無不是困難重重，胼手胝足，從無生有。但要破壞，何其容易啊！只要不再用心維護與經營，開創之初的心血，馬上會化爲烏有。看看世間大樓爆破的影片，一剎那間，磚石瓦礫，灰飛煙滅，一切回歸到原點。

再談「退轉容易發心難」吧！生在娑婆世界，誰能不退轉？我們身處一個充滿聲光誘惑，八風亂舞的社會，剛發冒的善根，往往在轉瞬間就被挫折、困難摧殘掉了。發無上菩提之心難，發長遠心更是不易。雪公常對學生說：「你們的發心只有五分鐘。」五分鐘，三百秒，何其短暫啊！雪公又說：「人沒有經過憂愁患難，就不容易發心與悟道。」誰喜歡憂愁患難啊？偏偏憂愁與患難可以磨練人的心志，強化耐苦的毅力，體會生命的本質，提昇崇高的性靈。

正如「爲學有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」求道亦然。道心不往前精進就是退轉。印祖以「死」字掛在關房門口，並書「學道之人，念念不忘此字，則道業自成。」雪公也以：「警覺命在呼吸之間，一息不來，三途六道，千劫萬生。得意時，想到生命；失意時，想到生命；見五欲時，想到生命；動七情時，想到生命；一切一切時，想到生命；對於念佛，便不懈怠矣！」來勉勵後學精勤念佛。還說：「凡事看得破，忍得過，放得下。是精進象徵。行住坐臥不離這個，亦是精進象徵。」

眾生心念的升沉，就在煩惱與菩提、退轉與發心中拉鋸。而修行人在宿生累劫中漂泊沉淪，今生得遇佛法，豈可任由懈怠盤據心頭而又空過此生？所以，在拉鋸中加入精進的元素，護住了菩提，堅持著初心，則脫離苦海，直達彼岸，難云乎哉？

榕樹下的老嫗

每天早上在任何公園的老榕樹下，總會看到三三兩兩的婆婆媽媽，運動後坐在樹下聊天。仔細聆聽，他們聊些什麼呢？聊身體的病痛，聊過去持家的辛勞，聊現在兒女的忙碌，聊心中的掛礙等等。她們走過相同歲月的軌跡，經常將過去發生的事情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提起，重複的話，聊了又聊，彼此安慰，互相分享，沉溺在過去的回憶裏。老榕樹下的婆婆們，她們樂此不疲。

臺灣老一輩的女性，是勤苦堅韌，極具婦德的小人物。每每看到他們拄著雨傘當拐杖，踟躕在公園的小道上，既感動又心酸。個人常形容，自己年邁體衰的老母親，就像已經沒什麼羽毛的老母雞，但是，卻依然慣性地要張開翅膀，保護她已成年的小雞。母性的光輝，溫暖人間，普照大地。

感動她們勤奮的美德，勇敢堅忍地盡其本分，相夫教子，無怨無悔。曾聽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婆婆感慨地說：「要說做人家的媳婦，就我們這一代，最爲可憐！」「怎麼說？」「我們生在苦難的年代，吃穿都極爲匱乏。對上面的婆婆，更是戰戰兢兢，敬畏有加。早起晚睡，終日操勞，不敢偷懶。」「是啊！您們真有婦德！」「可是等到我們當了人家的婆婆，時代變了，我們依然戰戰兢兢。」「怕什麼？」「我們對媳婦是敬畏有加。」「噯！不是十年媳婦熬成婆了嗎？」「現代的媳婦，教育受得高，都出去工作上班，是很辛苦，但經濟與能力都很高強。在家中的我們，只是米蟲而已，能不吞聲忍氣嗎？」好心酸的告白，卻句句屬實。

時代在變遷，新時代的女性，被寄予更艱辛的使命。才德如何兼備？上孝下慈，克盡婦道，相夫教子，既要內，又要外，到底要如何躬行實踐？然而「家庭就是道場」，居塵學道，盡誼盡分，犧牲奉獻，隨分隨力，這是助功夫。執持名號，長時不輟，這是正功夫。來日，老榕樹下，婆婆媽媽的故事，心酸之餘，終能體悟到娑婆世界原本就是魔難的故鄉，乘著正因助緣的善根福德，也足以往生去也。那麼，老榕樹下的叨叨絮絮，終似雲淡風清，水過了無痕。

三業行慈

蕩祖云：「剋除習氣，莫若三業行慈，三業行慈，則無十過。十過既除，十善斯在，而五乘之本立矣。然後以實相印之，法法皆歸佛道。古有行之，常不輕菩薩是也。初隨喜品便淨六根，何俟誦說方名深觀？果能以慈修業，自能善入佛慧。不然，學問愈多，我慢愈熾，習氣愈長，去道愈遠。惟益多聞，增長我見可懼也。」

三業者，身口意是也。凡夫之心，終日在六道中流蕩，身口意也隨著五欲六塵起惑造業。學了佛，就是要將凡心，脫胎換骨成聖心，在翻整過程中，用功不得力呢？有將學道當作學技藝嗎？在習氣的拉鋸中，連修行也在敷衍門面自欺欺人嗎？學道的重心，值得我們一再省思。

想想自己有哪些習氣？雪公說：「不修行便罷！修行了，就不動貪瞋癡。」這麼豪氣的言語，有多少人做到了呢？雪公言：「心，不動曰心，一動叫意。先有意思一動，想幹什麼？『意』思說話，心裡沒有就不會說話。口之言語，身之動作，一切一切都是意業在發動。你想當強盜，作聖賢，也都是身口意三業所造。」

三業行慈，是修行人要剋除習氣，重要的方法。也就是身口意三業都要秉著慈愍來待人接物，舉心動念，先為別人設想。處處存心，不但不要惱害對方，更進一步要讓他得樂。既然以他為念，那個堅固執著的「我」自然消弭，沒有「我」的染汙，何等清淨！所以祖師說，果能以慈修業，自能善入佛慧，生如來家。否則學問愈多，我慢愈熾，習氣愈長，去道愈遠。何時才是解脫自在的時候啊！思之不禁悚然。

文明病

處身在現代社會中，大家都不由自主地被忙碌與緊張推著走。雪公說：「世間事，千萬端。百不自由，時時生憂煩。」走著走著，究竟有幾人得以滿意成功、心想事成？生活上、感情上、事業上，遇到不如意，一樁樁的壓力，逼得精神上，心理上無法承受，加上缺乏關懷與支持，就很容易掉入憂鬱的情緒中。

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，廿一世紀的三大疾病，第一癌症；第二愛滋病；第三就是憂鬱症。癌症和愛滋病，大家比較明白其嚴重性。然而憂鬱症呢？這種「心情鬱卒」的毛病，多半人都認為是「自己想太多」的情形，竟然也和癌症、愛滋病一起並列為廿一世紀三大疾病。專家還統計說，患重度憂鬱症的現代女性，比率高達四分之一，也就是說四人中有一人會得病。而在學佛圈內，也經常碰到患有憂鬱症的蓮友。其實，憂鬱症的本質和癌症或愛滋病有很大不同，它需要治療、可以治療，並且有很大機會治癒。

因此，患憂鬱症的蓮友們，也要勇敢地面對它，萬萬不可輕忽，同時得隨時注意自己及周邊的親友，是否困在自己的憂鬱情緒中。的確，每個人都有憂鬱的日子，那些日子，或覺得心裡亂糟糟，或茫然空洞，或寂寞孤單，或暴躁不耐，整個人精疲力盡，無法提振，乃至於會想結束生命，真是其慘無比。然而，真的無法可施嗎？專家說，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哲學來舒解情緒是必要的，並提供幾點意見供大家參考。

- 1、找事情做，轉移注意力，例如散步、種花、騎腳踏車、閱讀勵志書籍等。
- 2、找朋友傾訴，加以發洩。
- 3、凡事只求盡力，結果的呈現並非自己可以決定。
- 4、營養能控制情緒，運動有助於克服憂鬱症，如果平日就有運動的習慣，不妨試著耗盡全身力氣。
- 5、去醫院找身心醫學科，讓醫生幫你找出不舒服的原因，讓你輕鬆戰勝壓力。

印祖云：「凡人有病，可以藥治者，亦不必決不用藥。不可以藥治者，雖仙丹亦無用處。無論能治不能治之病，皆宜服阿伽陀藥。此藥絕不誤人，服則或身或心，必即見效。」念佛是淨業正因，患了惱人的文明病，除了參考專家的處方外，更是要誠心念佛，求佛慈悲願力，哀愍加被，宿障自除，善根增長。

魯連風骨

戰國時代，七雄各踞一方。秦國野心勃勃地計畫鯨吞六國，它不斷地對鄰國發動文攻武嚇的侵略行爲，許多策士、說客、武將，由茲生焉。

據《戰國策》〈趙策〉上記載，秦國圍攻趙國國都邯鄲，趙國求救于魏國。魏國因懼于秦國的威嚇，調兵前往救援卻又按兵不動。同時派辛垣衍前去勸趙國尊秦爲帝。面對辛垣衍的勸降，掌握趙國大權的平原君正在進退兩難，遲疑不決之際，適值齊國高士魯仲連在趙國，聞知此情，便親自和辛垣衍展開戰與降的舌戰。魯仲連以雄辯之力說服辛垣衍放棄「帝秦」之論，辛垣衍拜謝他說：「始以先生爲庸人，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！」於是在趙國人民的堅決反抗和友軍的支援下，秦軍終於不支，撤兵而去。

秦軍撤圍之後，平原君非常感激魯仲連，要把土地封賞給他，魯仲連再三辭讓，不肯接受。平原君設宴招待他，宴上獻上千金以表酬謝。魯仲連回答說：「所貴於天下之士者，爲人排患、釋難、解紛亂，而無所取也。即有所取者，是商賈之人也，仲連不忍爲也。」於是辭別平原君，終身不再相見。

好一句：「所貴於天下之士者，爲人排患、釋難、解紛亂，而無所取也。」這正是魯仲連流傳千古的風骨。替人排難解紛之後，面對大片土地的冊封，與黃金千兩的謝禮，絲毫無動於衷。且認爲如果拿了，那是生意人的行爲。不是以天下爲己任的讀書人所當爲。

觀古鑑今，看當今社會多少亂象，沽名釣譽，私吞公款，爾虞我詐，強取豪奪。想想魯仲連的風骨，何等地崇高！替人排難解紛後，不望任何回報，李太白詩讚曰：「事了拂衣去，不留身與名。」正是所謂「人到無求品自高」啊！名利心淡泊到了極處，反而讓那高風亮節，在歷史的扉頁中，永遠發出璀璨的光芒。

屋破漏雨

印祖說：「學道之人，以治習氣爲修行第一功夫。若能克除一分習氣，其功夫方始實得一分。否則有因無果，難得與佛相應也。」是啊！我們是要一再地提醒自己，學道也有一段時間了，個人的煩惱習氣是否依舊？

沒學佛的人，心中所牽掛的不外是五欲六塵。羅狀元有詩說：「急急忙忙苦追求，寒寒暖暖度春秋。朝朝暮暮營家計，昧昧昏昏白了頭。是非非何日了？煩惱惱幾時休？明明白白一條路，萬萬千千不肯修。」我們不妨觀察那小螞蟻，牠們正是終日急急忙忙，匆匆地爬來爬去。細問所爲何事？家計口糧而已。雪公說：「已聞佛法不可空過。修行全在個人覺悟，三業清淨，但去凡情，將世俗事放下就成就了。」

換個角度說，如果學佛多年，習氣依然故我，是非總是不斷，煩惱常駐心頭，那表示沒有得到佛法的實益，未曾善加修行。因爲房屋的屋頂假使破損了，下雨時，雨水必定是會漏入的。人假使沒修行，煩惱就會像雨水一樣滲入無修行者的心中。那麼，如果妥善地將屋頂整修一番，雨水也就不能漏入。同理，善加修行者的心防護嚴密，煩惱也必不能入侵。

有人問雪公，「何以菩薩要經過那麼多的時間和階位，才能成佛呢？」雪公說：「因爲菩薩要接受眾生的考驗啊！」人生在世間，不只遇到逆境，才會產生煩惱。在順境得意之時，內心也會奔蕩不定，心有動就起虛妄分別，就有煩惱。所以八風四逆四順，都在勘驗修行者的心動或不動啊！

菩薩接受眾生的考驗，好比學生面對考題的測試。有多少實力，才有把握答對多少的試題。相同的，菩薩有多少的功力，才得以晉升到那個階位，紮紮實實，閃避不得。所以，修行人要轉凡成聖，是要有真實的行履。否則學在一邊，行在一邊，知見愈高，脾氣愈大，行履愈下。好不悲哉！

悟開

說到開悟，雪公說：「在心理上突然斷了境界，得了法喜。心理一變，世間的財色名食睡，來到跟前，對它們的感覺完全不一樣了。這便是悟。而大徹大悟，還是不能了斷生死。到徹悟之後才算修行，不悟以前，則無法修行。修行乃去無明，無明去了，成佛才有希望，不去無明，則尚在迷中。又，修了之後還要證，證乃證果，指的是斷見思惑。淨土宗不斷惑亦可，只要將惑伏住，即證了一半。今日起，單單念佛行善，慧自然生出。那惑啊！好比草種在地下，不灑水，受陽光一曬，就自然枯萎。」

面對世間的財色名食睡，心理的感覺不一樣了。問問自己曾有不一樣的感覺嗎？眾生與佛最大的區別，就在眾生是被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與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緊緊細綁纏縛住，因此不得解脫。果能覺悟了，名韁利鎖，自然開解；愛網癡夢，豁然而破。浪跡沉淪眾多生死的生命，進一步，因覺悟而起修，混濁的三業，因放下而清淨。這正是「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。人人有箇靈山塔，好去靈山塔下修。」

「已聞佛法不可空過」雪公曾十分懇切地說：「你要記住，我們是薄地凡夫，能以當生成就，這便宜無處找了。你這一生，要是不成就，想在下一生，再聽到淨土念佛法門，那就比登天還難了。這話說在我，聽在你們諸位，此乃各盡其道。你們各人吃飯各人飽，各人生死各人了，你們把它看輕了，我也沒辦法。我也不給你們要錢，你一天給我一佰萬，我也不能，這非有錢即可辦得到。我說的話，能做到的就萬幸，話已說到所以然處了。」

凡有緣步上佛道的修行人，對世間總有或大或小的覺悟，把握住這點「悟」的善根因緣，聞說淨土法門，深信切願念佛，不斷惑亦可往生。只要將惑伏住，不讓惡業起現行，今日起，單單念佛行善，多積善根福德因緣，智慧自然增長，往生哪怕沒希望！何其有幸！今生得遇如此殊勝法門，真是便宜無處找了。

花瓶

喜歡插花的人都知道，鮮花剛開放的時候，嬌豔動人。剪下供在花瓶裡，前兩三天，色澤、姿態都還依然維持原貌。三、四天後，花瓶的水，開始發臭，鮮花的梗和葉子則變色腐爛，曾是嬌豔動人的花朵，色澤也漸漸褪去、花瓣慢慢凋落，沒幾天就枯萎得不成花型。難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要感傷而葬花了。

人人都喜歡姿色鮮活的花朵，對發臭萎凋的花朵則避之唯恐不及。花是如此無常，人又何嘗有別呢？身處佛教團體，經常早上參加婚禮，喜氣洋洋，見得的是「雙行紅燭結雲彩，一對玉人攜手來。」下午則參與助念或助喪。又是「好景不常，轉眼就是下場，物帶不去，望鄉台上空淒涼。」

世間山河大地，總是成住壞空。一切有情生靈也不例外。生老病死，更是人生必經過程。如花似玉的錦繡年華，猶如過眼雲煙，一晃眼，就飽受「老苦」、「病苦」的折磨，誰不感嘆「人生苦短」「歲月不留人」。唉！感慨歸感慨，身處五濁惡世，要感慨的事，可真是多如牛毛啊！既慨嘆人生苦短，總要有所覺悟，趕快修行解脫才是。然而一方面，又覺得眼前俗務纏繞，擺脫不了。

印祖說：「所言俗務糾纏，無法擺脫者。正當糾纏時，但能不隨所轉，則即糾纏便是擺脫。如鏡照相，像來不拒，像去不留。若不知此義，縱令屏除俗務，一無事事，仍然皆散妄心，糾纏堅固，不能灑脫。學道之人，必須素位而行，盡己之分，如是則終日俗務糾纏，終日逍遙物外。所謂一心無住，萬境俱閒，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者，此之謂也。」

無常的世間，不可留戀。瓶花雖美，猶如人身，「漸漸雞皮鶴髮，看看行步龍鍾。」居於俗世，非得就在當下，求個了脫，訓練自己「居塵不染」。祖師說「素位而行，盡己之分。」解脫之要，盡在此也。

忙 熱

古德云：「茫茫人海中，覓一閑淡漢不可得，觸目皆熱忙人耳。覓一作鈍功夫人不可得，觸目皆伶俐漢耳。熱忙、伶俐皆與道背馳者也。何爲熱忙？世情正濃之謂也。何爲伶俐？不曾真實功夫，專掠虛頭之謂也。此兩種人，去道最遠。」

身處在現今社會，幾乎無人不忙。俗謂「忙、茫、盲」，就像緊箍咒一般，緊緊地罩住現代人的舉心動念。問一聲：「忙什麼」？忙「世情」啊！貧賤的，朝忙夕忙，經營衣食；富貴的，夕忙朝忙，追逐欲樂。而身處塵網，少不得酬酢往來，強順於人情，勉就於世故，即使是道場，稍一不慎，也辦成了熱鬧場，依舊是因忙而茫，因茫而盲，誰肯回身猛省？不肯回身猛省，又豈肯下真實功夫？

印祖言：「凡夫之心，熟處過熟，生處過生。非將『死』字掛在額顱上，決難令妄想投降。」又要人心中常念：若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，一氣不來，定向三惡道中投生去，受種種苦，求出無期。如此一觀想，忙心頓時冰清，忽然抽身，何其閑淡！閑淡處，才能作鈍工夫。

雪公曾指示：「信環周皆是火坑，惟有面前一線是爲極樂，可出危險。但在此時，即是生死關頭，須把五欲六塵這些鉤索，要一齊斬斷，方能向前奔去，少一遲疑，即落坑矣！如此觀念，便是懇切。」如此戰戰兢兢，又豈會在虛頭上伶俐取巧？

出格的英豪大丈夫，還不快向這裡討消息！

湯湯水流 悠悠雲白

臺中蓮社導師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已經二十周年了。二十年足以孕育一位呱呱落地的孩童長大成人。

身為雪公的弟子在這漫長的二十年歲月中，有多少腳步是追循著雪公的足跡，亦步亦趨地小心前行？又有多少步履是在自己的習氣與執著中，橫衝直撞，忘了師訓，而陷於煩惱的深淵中，難以脫困呢？

一襲長衫飄逸，顧盼矍鑠有神；雪公身為大學教授，滿腹經綸，聲若洪鐘，孜孜矻矻地作育多少英才！又是中醫師，自養有道，耳清目明，臨下處方，縝密謹慎，義診數年，活人無數。雪公又足登布履，急急走向人群，教導眾生，讓學問與生活密切結合。力行的，是聖賢言教。實踐的，是書上美德。雪公好似法鼓，盡形壽警醒著茫茫的眾生。又如明燈，點燃著智慧的光芒，照破眾生心中的長昏。

雪公說：「無論什麼事情，沒有一辦就成的。如果有一點辦不動，就停止，萬事難推動。也就是說前面有什麼障礙，自己有什麼困難，我都要辦。打破一切一切的困難，必得繼續幹下來，秉著這樣的精神，移山倒海都得到。我有一口氣，我就一直都在幹，我死了，那就沒法子了。這就是人的真正精神，沒這個精神就不算人，就不是個活人。無論如何，大家忍耐下來，錢財、地位都能讓人奪走，唯獨你個人的能力，道德，功德，什麼人也拿不去。」

雪公以口宣說，教化了成千上萬的學子。以筆揮灑，寫下了部帙繁富的著作與詩篇。雪公說：「詩書乃無聲的言語，言語乃無字的詩書。」有言、無言，都歸淨化人心，締造淨土的大願。雖然往生已二十周年，回憶起來，依然令弟子們無限緬懷與感恩。

友爭臣諫

《五種遺規·世範》上說：「人有過失，非其父兄，誰肯毀責？非其契愛，孰肯諫諭？泛然相識，不過背後竊議之耳！」的確，小時候做錯事被苛責時，父母總是很感慨地說：「你啊！現在做錯事，有父母給你更正。等父母不在了，做錯事，誰肯講你？別人只會在背後嘲諷你而已」。

早在兒童幼年——那最好的學習階段，透過父母、師長的引導，修正行為，慢慢有別於禽獸。長大成人，離開了父母、學校，進入了社會，這時行為一旦有差池，幸運的，還能有父母兄長朋友的提醒曉諫。不幸的，變成孤家寡人，輕者，背後讓人指指點點。重者，甚至犯了不可收拾的大錯。

《孝經》上說：「世有爭友，則身不離於令名。父有爭子，則身不陷於不義。」雪公也說：「國家無諫臣，國必亡。人無諫友，人必敗。」人生路上，大家都要成功不要失敗，如果學業成功，事業成功，養兒育女成功，修行成功……。「成功」代表著一路的辛苦，那就是開花結果有了代價。然而，如果成功是強取豪奪而來，是欺上瞞下，是忘恩負義，是欺世盜名，這樣德行有虧的「成功」，縱便是豐功偉業，都需要有諫臣諍友來個當頭棒喝。

只可惜，被諫諍者，常是位高權重的人，辦事即使有錯，或為顏面，或因無知，往往容不得臣子或下人說三道四，以為那是對上不敬，冒犯天威。既不肯納諫，離失敗也就不遠了！像古之聖王，堯、舜，因深怕自己有過錯，還在門口懸掛鐘鼓、謗木，讓人來敲捶提醒。禹王也惡旨酒而好善言。聖賢尚且如此，何況平凡如你我。

《世範》上又言：「君子唯恐有過，密訪人之有言，求謝而思改。小人聞人之有言，則好為強辯，至絕往來，或起爭訟者，有矣。」品評人物，也可以從這裡下個斷論：肯察納雅言者，便是君子。反之，聞過不改，進而強辯爭訟，那就是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小人了。